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七日錄

都督府二

都督同知

何文輝

陳質

孫岳

韓觀

陳亨

陳翼

巫凱

許貴

陳遼

孫安

馬良

武忠

張欽

韓志

郭 鎡

劉景祥

楊 英

張 俊

張 祐

楊 宏

卻 永

林 椿

俞大猷

孫 鉦

萬 表

吳興茅元儀

全校

山陰張汝霖

錢塘徐象標督梓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七

都督府二

都督同知

大都督同知何文輝傳

何文輝字德明滁州人王師取滁州得文輝年始十

四 上愛之撫育教訓如諸子既長以其材命為總

制遷天寧翼元帥 上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文輝在

行間以功陞同知南昌衛指揮使司事守其地尋進

江西行省參政轉左丞以征南副將軍平福建徵還

京師扈從北巡及取河南復拜河南衛指揮使命守

潼關從戰定西破元擴廓帖木兒軍使攝西安分都督府事加鎮國將軍大都督府僉事從潁州侯傅友德取成都以兵戍之陞大都督府同知五年曹國公李文忠北征和林輝督兵巡居庸關遇疾還卒於家年三十有六 上為之悼惜命有司治喪事官給儀物葬之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陳質傳 忠節錄

陳質不知何許人歷官江西都指揮使有威名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簡王獲罪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被執不屈 文皇曰質奸人害代王者遂誅質

鳳陽守將都督同知孫岳傳

忠節錄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充
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為戰艦
樓櫓戈甲咸有法式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
從下流渡淮至盱眙及金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
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安置海南死

右軍都督同知韓觀傳

韓觀字彥賓鳳陽虹縣人父成事 高皇帝為帳前
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歿贈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同
知追封高陽侯觀襲為廣西衛指揮僉事陞廣西都
指揮使觀生長兵間諳練武事然為人勁悍忍刻在
鎮申嚴紀律軍中無敢違令者初蠻寇不靖數出焚
劫郡縣殺守吏邊民苦之命觀勦捕觀出人人用命
獲寇必治以峻刑閒宥一二遣歸諸蠻聞觀用刑皆
膽落不敢復出為害由是境內得安後召還京陞右
軍都督同知無幾命充左副總兵征五開 上即位

以觀舊臣拜征南將軍鎮江西數月復鎮廣西永樂
四年從征交趾與効勞績九年復命鎮交趾至十二
年卒賜祭賻以粟帛無嗣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贈涇國公謚襄敏陳公
亨神道碑

公諱亨姓陳氏鳳陽壽州人。生而奇偉有大志。元季
為揚州萬戶時。高皇帝龍飛濠梁。歲丁酉。遂仗策
叩軍門。上謁。高皇帝奇之。選為鐵甲長從。大將常
公征泰州。破張士誠軍。獲乘馬。而還。戊戌冬。從
車駕攻婺州。拔其月城。陷陣先登。有銀器金幣之賜。由
是以驍勇聞。遂定浙東諸郡。洎征安慶。太平。高郵。皆
効勞績。壬寅春。天兵攻陳友諒於鄱陽。公以功擢鐵
甲百戶。癸卯。再舉師。次湖口。公言於主帥曰。陳氏兵

多土人熟於水道今方秋湖水尚盛中多灘磧或為
所誘則我舟膠淺難可以逞莫若募其土人潛遣小
舟察其淺深險易量勢而進斯可濟也主帥用其言
以聞如其計遂大敗陳友諒兵甲辰實授天策衛管
軍百戶隨大將定江北諸郡縣吳元年以平浙西取
蘇州功陞崑山衛千戶階武德將軍繼從丞相徐公
北定中原取東昌公副指揮常某守之值元兵數萬
猝至城下衆倉黃失措公曰敵衆甚銳利速戰難與
爭鋒當以計破之於是堅壁不與戰越二日公先以
兵數百誘之敵見人寡悉力求攻公與常率大軍奮
擊且出奇兵邀之敵遂敗追奔至棠邑僵屍載路獲
人馬輜重無算公亦身被十數創已而徐公復選公
攻元都克之追元兵出塞而還遂從攻幽燕諸城未
下者洪武己酉調守大同攻王保保魏伯章俱有功
己又征和林應州天城白登甲寅破詹童軍生擒偽
官劉平章乙卯擢燕山左衛指揮僉事是後屢征迤
北遼陽破滅營帳綏輯降附威聲遠著戊辰冬以公
守禦邊郵久効勞績特陞驃騎將軍北平行都司指
揮使追封其三代公感 上知遇益以邊務為任功
烈之茂一時邊將罕與為儷歲戊寅陞後軍都督僉

事仍掌行都司事己卯 文皇帝舉兵靖內難至大
寧得公召見軍門賜坐親酌卮酒勞之問以安社稷
計公奏稱旨乃曰天以卿授吾其遂成吾志於是命
公為五軍總兵官南進至鄭村壩首與敵遇即摧敗
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諸郡無不克捷庚辰夏四月
戰白溝河下濟南茂建奇策敵聞公名不戰自退敕
書褒諭陞都督同知未幾公嬰疾在營 文皇帝憂
念不置晝遣中使絡繹往問夜則就營察視安否醫
藥飲食皆出 上賜疾篤命還北京 文皇帝尋亦旋
師親幸其第臨問者二公獨以用賢厚賞為勸嘉納
之遂以其年十月七日卒於正寢訃聞悼慟不勝遣
官諭祭者七喪葬之費悉出內帑 文皇帝既登大
寶錄序前勞定議贈公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涇國公謚襄敏公為將四十
年仁而廉他將或以多殺戮為功橫取子女玉帛公
輒語之曰好生惡死人人所同奚忍害彼之命為已
功也父子夫婦人倫至重又奚忍獨人之父鰥人之
夫而奄有其妻子耶於是聞公言而化者甚重嗚呼
若公者其校古良將肯多讓哉

都督同知陳公翼神道碑

公名翼字良輔先世居湖州長興縣後遷廣德州考
名興字朝傑生元季才識不羣有聲里社楊左丞辟
除萬戶時天下已亂落落無所遇仗策歸附我 高

皇帝從征伐充隊伍長進備宿衛洪武二年乙酉征
虹螺山授驍騎前衛百戶辛酉征雲南蠻洞力戰死
公在侍會有普安曲靖盤江之役襲職行間特授濟
陽衛世襲千戶戊辰征魚兒海子庚午征以都山辛
未征鴉寒山乙亥出擊遼東野人累功特陞燕山有
護衛世襲指揮僉事三十一年戊寅 太宗皇帝舉

靖難之師公已籍近屬自安定門始事及渡江率甲
四年環數千里大小二十四戰畧定二十餘州圖必
取攻必破援必濟師交必全勝未嘗少挫己卯以白
溝河濟南功陞指揮同知庚辰以東平汶上功陞都
指揮僉事是年六月平定京師陞鎮國將軍陝西都
司都指揮同知尋命掌金吾右衛事蓋不欲遠任公
也明年贈祖考壯父驍騎百戶興皆如公官祖妣楊
氏母丁氏皆夫人永樂己丑扈駕還北京進階榮
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後二年數將神機營
軍馬扈巡迤北至和林省逾土刺河擊斬胡寇瓦刺

人畜殆盡後七年上素知公老臣可屬大寄詔往

南京督府視事洪熙改元仁宗皇帝念功勲舊召

還任北京未幾有疾給醫藥調治久之不能起宣德

三年卒壽六十有三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給

喪具道里費敕有司即長興祖塋治葬從一品制自

襲斂至祥禫諭祭者四親藩大臣百司庶士祭弔者

相屬於道先是公年少神觀高偉聲如洪鐘讀書善

騎射以才氣自負反為將矜而不肆嚴而有恩又能

先幾倡勇制變履危耀兵整旅之聞敵常不戰而自

却非獨長驅銳進能用其死力而已戰勝之日務以

盧循傳
卷之二十一
九
弔殘恤寡為事未嘗妄殺一人故士卒樂附所向成
功隱如古名將云

遼東總兵官都督同知巫凱傳

巫凱應天府句容縣人初以廬州衛百戶屢從征討
有功累陞都指揮同知永樂元年陞都指揮使調遼
東都司宣德元年陞都督僉事佩征虜前將軍印充
總兵官鎮守遼東以功陞都督同知正統三年十二
月卒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凱性剛毅饒智畧馭
衆嚴而有恩在邊三十餘年威惠并行邊務悉舉論
者以前後守東郵者皆莫之及云

南京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許公貴墓誌銘

周洪謨

公諱貴用和字其先揚州江都人自高祖而下三世
贈永新伯高祖妣曾祖妣祖妣皆贈夫人父諱成元
季成通州從高皇帝起義陞燕山中護衛百戶後
從文皇帝靖難累樹奇功賜誥券奉天靖難推忠
効義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永新伯食祿一
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母毛氏繼母梅及李皆封夫
人公李夫人出十餘歲即善騎射長精孫吳兵法喜
讀儒書永樂中襲羽林衛指揮使宣德丁亥總戎以

掌衛事者不得其人薦公代之百廢咸奉正統甲子
 朝廷命廷臣舉武職之有謀畧善騎射者各一人以
 禦邊患前安鄉伯張安以公應召之試在優等尋授
 都指揮同知調山西行都司以擊敗北虜有功陞都
 指揮使歲庚午奉 敕充右參將備大同西路累敗
 虜於蒲州營及高山陞都督僉事是年秋又以破虜
 功陞都督同知明年以疾乞還京師至天順改元疾
 愈佐理左軍都督事項之調掌南京左府辛巳冬四
 川松潘叛 上知公賢驛召赴闕命充副總兵官往
 守其地會敘州府奏戎縣山都掌夷寇叛尋詔追於
 路俾先平之而後往松潘公直搗其巢穴斬首數百
 級降五十餘寨遂感深箐嵐氣以成疾及振旅西泝
 僅次成都而卒時天順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也得年
 五十有六始疾革呼寔謂曰我死之後盡心効勞以
 報 國恩爾能行吾言吾死亦慰地下矣又作詩有
 夷醜掃不盡衷心尚未足之句實忠憤所發云予與
 公論松潘事謂宜調龍州宣府天全招討諸土軍左
 右夾擊公深諾曰吾意正爾惜未見之底績豈惟松
 潘之不幸全蜀之不幸也

都督同知陳達傳

陳達應天府六合縣人初蔭授忠義左衛指揮同知景泰初被薦陞都指揮僉事鎮守通州等處督捕盜賊累進都督同知尋改命守備倒馬關通州軍人保留之以成化二十一年二月賻斂葬祭如例達為人沉鷲有謀正統初有詔五品堂上官舉將才學士李時勉薦之時出入其門下聞所未聞故泣軍行事多有可取其督捕盜賊用刑雖過於慘刻然強橫斂跡居民安堵後之繼者多不如之其最可稱者天順初于謙被誣遭極刑是時羣凶氣燄可畏乃獨收謙屍

為之歛葬君子多其義云

都督同知孫安傳

孫安先直隸高郵州人永樂中代父煥職為大興左衛指揮僉事歷陞都指揮使正統己巳陞後軍都督僉事總督獨石馬營龍門等處備禦景泰辛未進同知甲戌以疾罷鎮成化七年十一月卒賜祭葬如例己巳之變獨石等城為虜所攻守備都指揮楊俊等聲言城孤懸難守皆棄歸遂鞠為荒墟安既受命總督與協贊軍務山西右參政葉盛請修復之躬率士卒芟蓬蒿葺廬舍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人有寧宇復為完城于時議者謂其保境之功居多子驥

虞衡指揮僉事

前軍都督同知馬良傳

馬良山東館陶縣人襲祖職為金吾左衛指揮使以
功累陞至後軍都督僉事曹欽之亂良預有功賜金
織蟒衣玉帶陞都督同知 上初即位以交結近侍
調廣西聽總兵節制殺賊逾年夤緣得召還協守南
京復命回京署前軍事四年充總兵鎮守廣西五年
移守貴州至是卒遣官諭祭良姿表俊偉性度溫夷
嘗以幼童侍 英廟於青宮比長益親暱天順時武
臣中得寵者惟良為最凡行幸良必從一日 駕出
獵南園早朝罷文武羣臣候送午門外見有乘馬從

午門中內官夾侍而出者後復一人騎而出衆皆愕然諦視前乘馬者乃良也後良喪婦不數月娶繼室鼓樂喧天聲聞禁中 英廟聞之謂左右曰良喪婦未久何以即娶夫婦之情何其薄也此人可見不知禮自是寵遂衰不復召見說者謂 英廟篤於倫理如此而良以嬖臣克保始終亦可謂幸云

中軍都督同知武忠傳

武忠先女直人宣德中遣使奴兒干授錦衣衛百戶後代叔父乃當哈為海西都指揮僉事改註錦衣衛帶俸以軍功歷陞都指揮同知署都指揮使成化三年遣往建州招諭都督董山等陞中軍署都督僉事未幾進同知至是卒賜祭葬如例忠會昌侯孫繼宗之壻貌壯偉善射嘗偕給事中張宣使朝鮮國人請閱兵因以弓矢請射忠挽弓輒嫌其軟並張兩弓折之既而有鴈橫空而過國人跪請射忠援弓射應弦而落國人大懼服子拱今嗣為指揮使帶俸錦衣衛

同知中軍都督府事贈左都督張公欽神道碑

程敏政

國初著令武臣非歷戰功不得陞中世以來乃有自
別途以進者蓋予嘗考諸國史知之未嘗不為之慨
然太息而有取於故都督張公云公生於將家以永
樂癸卯受代為留守右衛指揮僉事時年尚少屹如
老成人正統辛酉從征麓川夷酋抵鎮康州賊黨有
刀門棒刀門顛兩酋者公連破降之進攻上江拔孟
底招罕諸砦兵部尚書王忠毅公奇其功承制進都
指揮僉事時諸軍自杉木籠山進圍麓川公率偏師

潛入其中堅賊帥思任發大蹙走緬餘衆悉降凱還
得世襲指揮使癸亥命出理中都留守司事戊辰詔
以所部從寧陽侯陳武靖公討閩寇鄧茂七進都指
揮同知景泰庚午再從入閩殲賊孽於延平壬申進
都指揮使少保于公復言張某功多遂署僉後軍都
督府事乙亥移中軍天順改元實授副彰武伯楊信
守延綏慶陽諸路抵鎮之明年虜酋孛來入寇神木
縣公出兵禦之於柴溝斬獲甚衆捷聞賜白金綵帶
進都督同知左參將專守延綏西路虜以前不得志
復入安邊營公分道拒之連戰於野馬澗諸處俘其

將鬼里赤獲馳馬兵仗及還所掠子女生畜視柴溝
倍之特授賜敕褒諭命佩靖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
陽諸路兵成化乙酉朝廷念公久於邊召還復理中
軍時方大閱得精兵十二萬命公分統揚威營蓋公
出入兵間首尾三十五年自諸衛歷兩府論功與能
其可謂無愧矣公家都城下馬社諱欽字克敬曾祖
二公祖潑盧及所後父良皆贈榮祿大夫同知後軍
都督府事所生父景山曾祖母王氏祖母馬氏所後
母蘇氏皆贈夫人所生母馬氏公年七十有一卒於
成化乙未夏五月二十有二日 上聞訃輟朝一日

凡五遣禮部諭祭特贈左都督命工部給喪葬費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韓公志神道碑

楊守陳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廿又一日榮祿大夫中軍都督
府都督同知韓公卒於家壽八十有一公諱志字英
氣其先永平之昌黎人考曰文國初以閑良官編成
燕山左衛護後從 上靖內難伐北虜歷歷樹戰功
累官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公性剛毅寡言笑馳駿
引強衆莫能逮年甫弱冠以大寧公請老即拜金吾
衛世襲指揮使時已練達如老成人吏士咸服之永
樂中每扈 駕北征宣德元年從 宣宗皇帝馳樂

安州平庶人高煦以還三年從大將出塞北生擒一虜五年從征答刺安地而一虜馳近營公躍而擒之衆服其英武正統五年調邳州衛邳當南北孔道兵民多窘乏公至則撫養士卒時以司馬兵法練之簡器械葺城隍使客過亦善待無忤者其令不嚴而肅凡務不勞而理下皆畏而愛之遠邇稱譽在朝多知其名十四年虜大舉入寇京師戒嚴公被薦入衛陞署都指揮僉事提兵出哨棗林諸處景泰改元從武靖侯駐山西大同府虜寇北門外公奮先突陣大破走之陞署指揮同知天順改元加陞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五年逆賊曹欽犯闕公與諸將相犄角平之陞本府都督同知掌五軍營之大營忠慎勤勞 英宗皇帝大嘉之時命帶刀侍衛寵遇日加賞賜蟒衣玉帶鳳翅盔明甲寶刀皆異數也八年疏請致仕今上允之而命廣仍其邳衛之故職公乃歸老於邳日居別業事農圃賢士大夫過之必命酒雅歌投壺以為樂歷廿餘稔而考終弔而哭者填巷塞門皆素感慕者高曾考三世俱以公貴贈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郭公鑑墓誌銘

李東陽

都督郭公諱鑑彥和字也上世出廬之合肥曾祖得國初內附累功授廣陽衛指揮僉事祖瑄嗣考震又嗣進指揮同知以材勇聞封平陰武愍王成國朱公簡於京營遂妻以女後累陞同知中軍都督府事佩征西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大同於是厥祖考皆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公初嗣指揮嗣註彭城衛成化乙酉以廣西荔浦功進都指揮僉事己丑中式舉進同知月加俸二石贊畫團營方畧掌旗彭號

令名遂起丁酉領五軍營右哨戊戌備倭揚州諸府
政尚鎮靜海道以宣丙午充漕運參將弘治戊申寄
祿錦衣衛壬子充副總兵鎮廣西永安諸路擄賊流
劫府江公首議用兵分路進剿俘斬甚衆乙卯進署
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佩漕運印充總兵官鎮淮安
以廣西功實授俄復進都督同知降敕獎勵賜白金
綵幣給誥命階榮祿大夫自復入淮熟練漕政悉官
兵利病條貫便不便曲為區畫借京倉糧銀為般剝
費以代市息浚通州官河二十餘里置減水壩用淺
船般運以代陸輓歲各省數萬緡故雖專且久而官
士愛戴不少替正德丁卯召還京師奉朝請佐理都
督府事踰年乃卒昔人以轉輸功上戰伐謂兵食必
相須乃克有濟公先兵後食歷試皆效其所謂食雖
非赴急應變然持恆保大為國家遠久計功實倍焉
而論者猶歎其弗克盡用以沒此其人亦可知已公
事母孝謹迎養嶺南桴鼓之暇不廢定省自奉簡約
雅好慕士大夫下上論議圍碁雅歌閱古書名畫蕭
然如書生云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劉景祥傳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劉景祥正德五年六月卒景祥以瑾兄賜葬祭加等公卿以下弔賻惟恐後車馬日填塞於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辭靈瑾敗之夕密旨封瑾門景祥柩曳出棄於路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聞者快之初京師里巷私語藉藉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葬瑾已與二三同惡定計欲為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星出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兵甲聲錚然相繼及瑾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英傳

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英湖廣武陵縣人初襲陞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尋充獨石右參將轉協守寧夏副總兵會慶寘鐸叛遣其黨撤黃河渡船英方以警出屯楊顯堡遂率將士奪之不克走靈州於是陞右府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發延綏官軍一千五百人隸焉未幾遊擊將軍仇鉞謀執寘鐸英密約為內應及寧夏平其部下斬獲功最多乃實授都督僉事累陞今職挂平蠻將軍印鎮守湖廣地方正德十二年八月卒賜祭葬如例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張俊傳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張俊宣府人以宣府前衛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守備葛峪堡尋陞大同遊擊將軍虜數萬寇邊俊領遊兵往禦之據高埠列營虜悉衆來攻俊力與鏖戰自辰至酉虜不能衝突遂解圍遁去俊先遣子澄設伏要害虜兵過伏發果斬首數十級捷奏俊遂佩印充總兵鎮守大同尋調宣府後以虞臺嶺之敗落職正德間以畿內賊劉六等猖獗復起領兵賊平陞都督同知尋致仕正德十四年二月卒俊有謀勇而能自守家無餘貲以名將稱

廣西副總兵右軍署都督同知張君祐神道碑

湛若水

可蘭子名祐字天祐公族在河南河內縣有祖曰祥者洪武永樂間以武功顯官至都指揮僉事調江西卒於從征交趾之陣再世曰宣府儀賓雲三世曰南昌左衛指揮使應隆改廣州右衛守禦石門以卒遂為廣州之始祖四世曰昭勇將軍廣州右衛指揮使翱五世曰某而得可蘭可蘭生於邑之賓賢里六歲而孤鞠於王太夫人依於舅氏穎悟超常兒稍長能脫去綺紈之習師事東所張先生得聞心學大義弘

治戊午襲廣州右衛指揮使守盧包永年十九隨征
豐湖十三封先登斬首百餘級賊勢披靡大軍從之
盡殲其先丁卯累前功擢署都指揮僉事守備德慶
瀧水威信漸著先聲猙獍負險狠驚者稍稍遁去不
敢來犯都御史林公廷選甚竒之引為梧州坐營軍
事無大小必咨焉辛未移守備惠潮時潮惠之間程
鄉有王管諸洞龍川有野鴨諸巢其盜賊如潮之劉
文安惠之李通寶諸寇嘯聚為患可蘭談笑揮之直
擣其穴以次削平積功六千三百餘級及酉擢廣西
右江右參將分守柳慶先是朝議懲思田土官岑猛
逆殘之酷欲郡縣其地為流官韋林等因復起為亂
可蘭承檄撫處誘諸元惡二十九人追殺其黨千八
十級因進勦修仁富賀諸處又斬獲八百五十四級
都御史陳公全薦於朝曰讀書養性絕綺紈之驕奢
清介持身飽戰功之韜畧可當大將巡按御史曹君
珪薦曰志正守定戎務久廢而復興勞息困蘇士氣
始作而方振戊寅遷副總兵廣西鎮守尋進右軍署
都督僉事於是飭兵政繕守備三軍作氣庚辰古田
諸處流賊煽亂郡邑騷然議撫與勦未決可蘭上使
宜欲照景泰間降敕激勸土官令遵調度上可之

仍命之給賞果致用命訖底戡定尋以總理五哨功
進署都督同知鎮守如故以手足頑痺之疾上疏乞
休 上曰張祐殺賊有功偶有疾其令善加調理以
副委任所辭不允冬督兵進討洛容蠻賊克之六百
十級辛巳春復督兵討肇慶平樂蠻賊斬首是年五
月特旨陞俸一級蔭子姪一人世襲百戶兼白金文
綺玉帶之賜嘉靖改元八月丁太夫人憂哀毀骨立
夙疾復作累疏乞致仕辭甚懇切得旨以都指揮原
衛帶俸調理既得請即扶櫬東歸初在鎮時上思州
土目黃鏐作亂可蘭密策懸賞購之於是土官黃廷

寶生縛鏐至麾下總督張都御史嶺忌其功以其不
先稟命也至是劾其懷奸避難逮繫德慶獄 上察
其誣合照舊帶俸自是有終焉之志矣丙戌田州叛
兵既翦復熾禍連思恩都御史姚公鏌謂必得謀畧
如張祐者乃有濟時起之赴軍府以客禮相待每咨
訪之多所裨益新建伯陽明王公守仁繼至首詢以
撫捕之宜可蘭曰以夷治夷可不煩兵而下王公納
之疏於 朝復叛喬岑氏一人以撫其眾設十九巡
檢以攜其黨既而土目盧蘇王受等果乞歸順願立
功自効因命可蘭部分其眾以便宜設陰計畧八寨

之賊若干人遂奏復其原職留鎮其地綏採有方未
朞月民夷安堵己丑勦封州石硯山賊盤古子等斬
首二百級辛卯勦廣東會寧劇賊丘區長等一千二
百級勒銘大隆山而還壬辰春西山寇趙林花攻破
高州城池勢甚猖獗兵部右侍郎都御史陶公諧總
兵咸寧侯仇公鸞會委調左右兩江土官五萬餘以
癸己春正月抵梧為中軍冒險深入抵陽春參峒雲
廉諸處賊巢斬首六十級時疾劇猶扶憊處分軍事
不輟以是月二十日卒將士哀號如喪父母可蘭身
長八尺智識絕人裁決如流軍旅刑名之事咸不習

而能慕伏波武侯之風過烏蠻灘謁伏波祠徘徊太
息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題詩其上後死於高涼
之役田人立祠橫山祀之此其兆歟尤篤志文學喜
賦詩讀書積至千餘卷所至輦以自隨暇即延儒生
相與論難雖軍務倥傯不廢厯官四十餘年位至一
品未嘗營家室卑隘僅可容馬馭士嚴明威愛兼濟
在廣南時有卒取民束蔬者立斬以徇至於均甘苦
結士心古名將不過也以此所向成武功兵騎所至
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園蔬果下無一跡思田
德慶之民至今德之其在右江發御史朱之臧貪以

抵於法然亦用是為時所忌今大學士西樵方公嘗
疏薦以可當大任且曰才兼文武學有師承將舉之
挂印總鎮兩廣為人沮止不究大用齎志以歿惜夫
距生成化癸卯十月十八日壽五十有一

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公宏墓誌銘

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致仕楊公卒訃聞 天子追悼為輟朝一日賜
諭祭六壇命有司營壙事恩至渥也公諱宏字希仁
容堂其自謂云淮安海州人也有諱珪者勝國末從
高皇帝征戰有功授燕山右護衛中所鎮撫公之
高祖也珪生斌以功陞蘭州衛指揮同知斌生賢襲
父職賢生政改金吾右衛伐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
掌陝西都司事遂家長安公之父也公生而豐頤龍
穎音吐洪亮雙目炯然甫七歲都閩公謝世華夫人

遣其受學於孝翼謝先生所即日記數百言諸童子
嬉戲乃獨危坐朗誦謝先生竒之曰千里駒也十有
二歲入西安郡庠踰數載精通書史才氣淳淳逼人
一時英俊相與頡頏以科第可唾手取也然廕敘及
之乃襲為西安左衛指揮使云成化乙巳關中大饑
人相食公獻救荒策於巡撫都御史鄭公鄭公善而
行之賴以全活者無算尋擢掌衛事於是平差力限
錢穀練兵馬抑豪強嚴禁令魯臺有失馬者懇之公
公曰去盜還汝馬矣盜聞而懼明日果遺馬空屋中
人咸以為神至於冰檠之操凜不可犯陳百戶者公
姻鄰也以斛麥瓶醢饋公厄於情受而寘之外室示
懸魚之意云蓋自是無敢饋者撫巡諸公謂公文武
才疏薦於朝弘治己未以公守紅城庚申守備固原
於是繕甲兵修城堡謹烽堠修置塘馬尚書絳州陶
公時兵備固原公復協同陶公清府庫之藏查監苑
之馬巡按石御史謂公恃才越職而忘之當是時北
虜不入寇者有年矣一旦出其不意大入壓境公雖
捍禦有功然人畜不無少損石御史乘此劾奏公巡
撫都御史江西周公素器重公然亦不容無奏以問
公曰殺其數可乎公曰不可失事罪小欺君罪大矣

周公益重之然公竟由此罷官既歸閉門讀書蔬食
菜羹晏如也尚書山東秦公總制三邊聞公之才而
貧令其執牌噉軍於甘肅其意有在而公不知也巡
撫甘肅都御史畢公知此意贈公白金二百兩公却
而不受秦公聞而賢之乃首薦公未幾事白陞都指
揮仍守固原當是時邃菴楊公總制於斯公獻策以
紅古城乃北虜入寇必由之路宜築城鑿池募衆屯
田庶幾無患甫閱月軍士雲集邃菴公喜乃聞於朝
賜大紅彩幣六襲邃菴公遂議築邊牆凡幾百里贊
畫調度公之力為多正德己巳掌陝西都司事是時

漢南盜起巡撫都御史檄公往勦之公迎賊於西鄉
大戰楊柳山賊遁追之巴縣蒙壩三官堂斬首八百
餘級賊遂平庚午充右參將備小河辛未充總兵官
鎮松潘番酋雪郎王大肆虜掠久無能制者公至集
將吏於前厲聲言曰諸軍不聞兵法乎殺人安人殺
之可也雪郎王不殺可乎衆齊應曰可殺公乃督衆
往薄其族擒雪郎王斬之以徇百姓大悅事聞詔賜
彩幣白銀壬申蜀盜鄔本恕等數萬人聲勢洶洶追
於漢中廟堂集議以公受制救充總兵官節鎮巴蜀
公謂總帥洪公曰逋誅之寇潛伏山野實無異圖但

巢穴深邃地里遼遠耳若四省夾攻勢蹙必散洪公
深以為然是時賊侵清徽公遣部兵先進自統大兵
繼之賊奔潰公追之營山縣戰於黃河渡斬首五百
級又遣裨將吳宏等分兵阻遏斬首千七百餘級賊
夜遁公曰保寧儀壠悉有官軍備禦獨巴縣乏人耳
若賊由南江寺而下其誰禦之未幾賊果至巴巴人
不戰而潰然賊實懼公乃遣人詣軍門乞降言我輩
良民寒餓不得已至此明公威德遠播願悔過自新
公察知其誠許之於是拔戈解散者二萬人事聞

上嘉悅賜敕諭勞之賊有廖麻子者其黨甚眾騁其

騎力莫敢與敵公曰彼騎我步破之為難宜益騎兵
主者不聽其後竟以馬勝人皆服公之見云賊有投
降者巡撫都御史高文明信之不疑將報功邀公署
銜公曰此偽也不從未幾賊果叛諸附功者私相謂
曰愧先見不如楊公耳惟時按部者咸忌公遂羅織
公罪公不辯而歸都指揮徐勇者公部下也嘗受知
於公至是具黃金百兩為贖公怒叱之去勇退而歎
曰今日乃復見楊伯起邪乙亥以大臣論薦召至京
遷南京右軍都督府都督時 武宗春秋鼎盛儲位
尚虛公上書言宜早定以繫天下之望事雖未行亦

不罪丙子召回京坐後府三千營管操丁丑 武宗
大祀南郊備宿衛東天門賜大紅織金蟒羅服三襲
明日預宴慶成得坐奉天殿當是時外夷亦不刺侵
處西海吐魯番回夷煽亂匈奴亦復入套朝議難之
公議曰兵少敵眾宜通貢哈密專意套賊賊出套乃
事河西所謂易以計破者眾論始定辛巳改南京後
府坐大教場其年 上用大臣議以公充總兵官受
制敕節鎮淮揚總督漕運嘉靖壬午 今上皇帝即
位賜彩幣三表裏白金二十兩漕運舊規歲久廢壞
至正德極矣公至晝夜經畫別扶弊蠹清查逃逋增

造淺船常盈廣運二倉額運不充軍士告饑公請民
運之水次戶部監兌官給之軍民稱便遮洋總水軍
八衛派隸江南別上下兩江置把總就便兌運江南
直隸一總補入遮洋兌於河南改山東等總新船亦
聽清江廠主事監造徐左泗州二衛缺運軍儘本衛
與淮揚京操補之歸德武平不諳運事者仍還京操
每歲運船至通州車運太倉歲費四十萬緡公考元
故道建閘蓄水設官置役由朝陽門直至京師又疏
趙皮寨渠以殺水勢建瓜洲新閘往年故事漕司額
外耗米折徵輕贖網吏隨便益哀漸至那移弊不可

言公曰厚歛於民復削於軍既非正稅而令軍民俱怨朝廷四海之富豈賴於此奏請餘耗給軍報可先是權要多索運席諸物事雖微細積累不貲公禁止踰五七年所積者運銀以二十萬兩計席銀以九萬計車脚銀以二十萬計省造船銀以三萬計尚書陶公都御史高公前後疏薦於朝詔陞公都督同知仍掌漕事云戊子淮安大饑公上四事曰節民力寬商稅弛鹽禁減漕糧復請全煮粥存活萬人己丑賜明倫大典庚寅詔回南京中府瀕行軍民父老傾城攀泣擁舟不行先是公嘗累疏乞歸諭留之在南京三年復具疏懇上重其雅志許之武臣都督致仕自公始於是文武大臣下至百執事形諸詩歌張筵祖餞如二疏故事人咸以為榮癸己正月過淮老稚踴躍挽舟五七十里泣涕而別公去淮三年淮人思之不已乃為之生立祠提學副使江都趙叔鳴為文具述政績勒諸貞石曰去思之碑云壽七十有九歲公好讀書至老不輟發為詩文可追古作所著有漕運志容堂稊稿容堂奏議自考錄藏於家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謚隱懷卻公永墓誌銘

孫世芳

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卻公以嘉靖戊申
正月廿六日卒壽七十有八公諱永字世延別號龍
泉齋出春秋晉大夫穀世序綿蔓不可詳逮我 高
皇帝起鳳陽諱聚者仗劍往從之建奇勳歷階指揮
公高祖也聚生景承遺業以死勤事晉指揮使璟生
清補廕調直隸金山衛清弟暹調宣府遂為龍門人
暹乏胤弟艾亦早世今贈榮祿大夫都督同知文配
魏氏贈夫人生子海實公父文甫成童幼不可官文

弟瑄姑嗣之累以功晉都指揮同知父海上襲指揮使今以公貴贈榮祿偕母夫人陳受誥命云公生十歲失怙然警敏有大志稍長游庠校讀孫吳兵書秉藻鑑者業已器之弘治壬戌任行伍遇賊輒奮勇獻馘晉僉都指揮事乙丑賊寇虞嶺官軍困七日夜公出奇解圍當道交薦聲稱煜煜焉正德己巳晉都指揮同知跡萬全都司篆擢陽和獨石參戎尋轉遊擊將軍辛未京輔盜興氓鮮寧宇上用廷議徵公兵公感憤敵愾靡出弗摧斬獲二千降散殆數萬衆凡迨回掠物給主無主始給軍秋毫不已私一日得女

媛同事文吏欲之公毅然曰毋亟遣人物色其父母而歸焉過郡邑搜閱志圖務稔知夷險得從事弗迷軍中得家音知母氏平安輒喜不者其餘初公受命止燕幽齊魯及賊南將兵躡之所夕戰不休時有客謂公盍守界需功成公曰吾豈越境哉第賊騎入深如病切心腹除惡不務本吾其階厲矣人臣在征戰義得專安可襲常故也客慚退追至鎮江擒元憖燿餘醜而大難卒襄迄今江淮間咸戴卻將軍矣當是時捷音上發皇帝嘉悅褒之璽書錫之金幣擢都督僉事屯鎮河間甲戌佩征西前將軍印鎮朔將軍

印鎮上谷逾三月虜侵寧夏孔棘移佩征西將軍印
往鎮之旌旗所至倏爾改觀若華暨夷胥用懾服丁
丑土番忠順王入寇 上命公佩平虜將軍印督三
秦兵勦撫之公集將校諭曰兵法功心為上故善為
國者不師也若知所以即戎乎乃多出文告布於邊
徼以警惕之云茲役討不庭也今已誓番漢兵百萬
眾某將可某地某師某將可某師某地毋怯毋貪毋
虐毋縱罔克有勲毋貸義正詞嚴聲赫靈濯虜謀知
祈哀入貢焉既振旅旋廷臣列疏上擢左軍都督府
左都督云已卯再受命開府三關權將逆彬忌之中
以事繫於理賴汪給事中抹章獲免焉已佩征虜前
將軍印鎮遼左時開原封守廢公會撫監城之相與
提兵境上防護一日既結寨時將晡公占象察形以
移壘言撫監不可公再言之竟遷一舍許無何暴雨
如注舊寨水盈丈撫監遜謝曰微公早見我師魚鼈
矣嘉靖壬午 上恩禮內外重臣使行人來錫公命
旌城邊績成也癸未賊寇寧靜眾二十萬耄倪懼號
曰賊眾我寡勢不相格然主客勞佚利在我也乃徧
喻諸將堅壁遏衝躬帥精騎往敵之沉謀英識懸合
妙中計斬四十首輜重無算捷奏 上降敕褒賚焉

丙戌以疾懇辭方就間廷臣更薦之再佩鎮朔將軍
印鎮上谷扶疾視事出塞風聞虜衆驚曰天朝將卻
太師矣戊子疾轉劇累辭俞允三月甫痊即起僉左
軍都督事又東廳督軍又督京城內外巡捕都人宴
肅矣己賊逼三晉羽檄日馳上坳床思大思兵之
朝臣僉謀推公復佩平虜將軍印總制宣大偏保虜
聞之中宵北走迺雲中師奸紀公偕少司馬劉公源
清問罪焉於是謀殄渠魁罔治脅從審機用閒懸賞
待勲地方寧輯然有未盡知公者以師老財費言因
被黜歸里公于于也癸卯閑任肘後再佩鎮朔將軍
印鎮上谷公惟虜年來我輕宜示強乃毀垣許入賊
疑懼無犯越歲始糾衆寇渡口公躬擐甲胄指揮將
佐斬首五十賊氣索然上聞復勞賞然公年且暮
尚矍鑠不自倦於勤也塞垣未飭烈懷憂悒用餽糗
糧平版幹議遠爾揣厚薄不衍於素屹成巖險即謂
公為長城非邪乙巳數上章以老辭歸怡泉在畝樂
融融矣乃三載病彌留進二子訣曰而父官六十年
簡書受三十統搢紳薦揚六十疏戰大小百有奇即
諸將未而父優而父何憾也但念世受國恩而曹幼
罔知能識而父言毋忘而父有子矣言畢目瞑上

聞之震悼遣官諭祭下太常議謚隱懷可謂君臣之
義克協終始矣

都督同知謚忠愍前協守大同地方左副總兵

林公椿墓誌銘

謝 淮

林公諱椿字永年別號南山其先淮安府安東縣人
始祖成大同右衛曾大父而上悉世其業乃茲以武
功封昭信校尉大父盛封昭勇將軍父叢歷官至都
指揮鎮國將軍其族漸著移居大同鎮城遂家焉適
母任氏母王氏南山公將誕母夫人夢二龍交懸於
室門寤乃生公甫三歲知孝讓狀如成人禮十三鎮
國公得風疾月餘衣不解體病革水漿不入口祈諸
神願捐壽益親居喪哀毀骨立葬祭皆如禮歲時伏

臘率諸子姓拜掃風雨不避襲右衛指揮僉事團操
管隊見官府靡不禮重尋擢把總統部衆遇敵斬獲
賊首十顆陞指揮使由此鞫畧益閑聲望益著維意
所向目無勁敵推陞右衛城守備甫歲值大廟灣之
變身披重創不克視事乃乞休老穉遮道羅拜畫像
脫靴至今猶然尋愈守備朔州維時虜衆南下奇嵐
係腹裏劇郡乃特選改其任公至極力經營百費具
修歸然壯於邊郵值夜分公宴坐吏人懷全投帳下
無語而出公速招之入叱令持去旦日集諸吏鳴鼓
以攻其事且誓之曰為官暮夜受全為貧耳比與爾
為軍輩貧且奈何哉由是無不感泣二十三年春公
拜協守大同副總兵年纔三十餘壯懷忠志益肆激
發每讀岳武穆詞至餐肉飲血處憤惋歎曰人臣懷
仁義以事其君豈容旦夕忘此與人接談必以捐軀
殉國自許居家遇祀事則齋戒獨宿臨事戒懼每用
占卜尤精靈棋經稽驗不爽性好修合醫藥歲每捐
俸濟人多所全活凡軍中嬰疾者即僕視脈藥用是
軍深德之營修塞垣與士卒同苦即飲食莫之或辨
防秋夜遇雨雪端坐營帳子姪輩或勸飲遣懷止之
曰士衆且凍餒直衛吾尚敢他縱乎丁卯秋提兵右

衛瞻戀先塋歎歔泣下曰萬物本乎天入本乎祖椿
有今日皆先人所遺也報本返始可無表著乎乃立
石墓表碑文二通事母孝每食必親薦母或不與即
廢食不自廢享處兄弟殷睦細大不留子姪輩各教
以耕讀家門輯和頻年公嘗夢與賊戰叱咤之聲雖
寤猶壯烈每提兵出必拜別老母若永訣意卒之前
日虜勢劇寇邊公衷甲將躍馬重與母氏叩首不覺
泣下戀戀然意屬後事於子觀者駭異公率寡弱至
挑坡墜猝與賊遇自己至申塵戰虜勢少却乃傳聞
張總兵官罹所不虞公頓足大聲誓不與賊俱生轉
戰而西維時賊眾併力四集重圍夾鬥矢盡勢孤遂
為流矢額傷即氣微幾絕而目尚瞑裂齒尚咋切兵
潰賊合餘威懾襲猶交相駭愕而不敢近者久之維
時事聞廷論交揚有曰具折衝之勇負同仇之義心
甘進死義重舍生有曰見危授命委身殉國稱將士
之獨難勵臣節於匪懈特蒙 俞旨游拜 殊恩廟
祀邊庭恩隆後裔誠近時所未有者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贈左都督俞公大猷行

狀

趙恆志

公姓俞氏諱大猷字志輔別號虛江始祖諱敏從
高皇帝征伐有功授百戶隸泉州衛其後大宗絕公
父諱原瓚以支曾孫嗣前職母楊氏以弘治癸亥六
月十四日生公公生而穎異過人長而忼慨以豪傑
自命折節讀書無所不闚攻古文詞思致深遠家故
貧甚意豁如也嘗授易一臞王先生宣雲衢林先生
福得虛齋先生之傳最後聞虛舟趙先生本學以易
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著書韜鈴內外等篇復從

授業故公之學深於易而精於兵嘗謂兵法之數起
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可使合為一
人也父歿棄諸生嗣官應嘉靖甲午武闈入高等登
乙未會闈第五人除正千戶守禦金門用儒飭治讀
法賑饑罵俗為之一變癸卯虜寇三晉 詔選天下
將材公躍然喜曰此吾滅胡報國時也裝如京師紹
介中丞集齋丘公以書投大司馬求試於邊復以書
投大總制謂北虜自成祖北伐後未嘗以大陣勝
之犬羊之性無所懲創猖獗日甚今當以節制之師
合為一大陣破之則莫如辨馬步以定長技教技藝
以倡勇敢重正兵以防衝突幸當天下一全盛而兵寡
食之非所虜也書入面對公折其素號強兵者為弱
號堅營者為虛不早意毀見以求合也總制公壯其
言然大同當事者方以容兵冗費為憂上疏言之公
亦察總制意不在遠書語所知祭酒松溪程公曰猷
觀今世皆幸一時目前之安而未有欲為宗社長久
之計者也屬有以公南人不宜北用移公守備汀漳
大陣破虜之志既不遂而東南山海之禍無寧歲公
身繫重輕席不暇煖者幾三十年自茲始矣丙午海
寇康老等作亂公發舟連破之盡奪其器械俘斬共

三百餘進廣東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新興恩平
峒賊譚元清等屢招屢叛民歲苦之公請於制府約
菴歐陽公曰賊分劇易治有緩急願無中制也歐陽
公許之於是修保甲增營堡使良民自為戰守備而
公單騎遍歷諸峒推至誠陳禍福以曉之至親教以
劍術賊見公劍術勁捷變化如神莫不駭服有蘇青
蛇者手格猛獸為峒所推公料其負固給至墟市斬
之明日詣何老貓崗令盡還所侵民田數十頃其諸
巨寇以次服罪撫處其眾與之更始良民不畏賊新
民不畏兵而二邑平已酉安南范子儀擁眾三萬入
寇羽書交馳議者咸謂當備之陸公獨抗論防之於
海是時調兵未集公計緩之而後以所調舟兵伏於
寇頭嶺賊意我無備直犯欽州伏兵出其後襲之盡
奪其舟追至永安萬寧連戰破之擒其弟范子流俘
二千一百級子儀跳追及海東雲屯賊窘交人匡子
儀首詣鎮南關乞降交州定初公出廉時廉守饒公
舉酒曰即如將軍笑可幾時班師公笑曰吾行四十
日當與公會已與言符二十九年黎人符欽文叛公
提兵討定之俘獲千三百遂晝處黎之笑因夷俗而
行漢法黎人感悅建祠祀公進實授都指揮會事守

瓊州等處參將其冬倭人入寇浙東尤甚移公參將浙東至則上方畧謂攻賊長技當以福建樓船破之而蒼沙諸船非足恃也中丞思質王公亟為大調福建舟師分部諸島澳小而鷓鴣大而合戰於是松門普陀烈港昌國臨山觀海諸處連捷凡俘千五百甲寅進提督南直隸副總兵公始至見在之兵不三百而所徵諸道兵未至倭盈數萬眾寡懸絕公與制府半洲張公議權刷河船集土兵扼險守要防遏內突至乙卯乃得以所徵永順保靖兵與倭戰平望橋王江涇破之以閩兵戰六全壩秋毋亭英德湖破之凡斬九百六十餘級而倭之據村鎮者氣奪矣會監軍某者求貨於張不得讒之論死而公亦以始至時建用兵難易之議或持以語華亭公不知也分宜謂公故畧已嘆之褫公職公以候代未至猶提兵戰吳淞江再戰營前沙又截之茶山洋擒斬五百餘級捷上諸公卿廼會請以公充為事官鎮守浙直總兵官復公祖職百戶尋陞前軍都督府僉事舊倭之盤據舟山者有年所我師相守已老公佯不戰而密授裨將張四維夜縱火襲之斬一百四十級乙卯進都督同知新倭入沈家門與公水兵遇俘五十二又戰小姑

渡斬二百四十級徽賊王直為倭嚮道朝議必欲得直甘心公議與盧師不合制府是盧帥後雖得直殺之而倭之被誘來者焚舟殊死戰逸入閩地梅林胡公以不聽公言為悔又患閩人慙已因論公違節制不窮追以自解已未逮赴詔獄錦衣東湖陸公力救得免今立功北邊自贖至則與制府同野李公論胡馬利在衝突而中國靜以制之莫如車於是議制兵車獨木為輪用人推挽翼以步卒佐以游騎庚申卒與虜遇安銀堡以所練兵車百輛步騎三千縱擊虜萬計追奔逐北數百里同野公因以其制講於朝置兵車營也時湖廣總制黃公雅知公材特疏薦之復公參將分守鎮寧辛酉廣賊張璉聚眾數萬攻陷江閩諸州縣改公參將南贛從三省將校會勦時璉已離巢寇掠眾咸謂宜引兵擊之公曰法在攻其所必救乃疾引兵萬五千登栢高嶺俯搗其巢璉果歸巢縱擊之斬首千餘璉據險自固聞詒璉出戰擒之廣人爭功篡取璉首以去公不為憾也乘勝遂誅賊林朝曦等諸巢帖然進公副總兵鎮守南贛汀漳惠潮加祖職世襲實授副千戶壬戌倭陷興化城都指揮歐陽深力戰死之進公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

如故是時閩兵大挫公私匱竭幾無措手閩人洵懼
督撫移節福清劉將軍駐兵江口皆莫敢戰戚將軍
提浙兵制府二華譚公奪情起用俱未至公以次年
正月從南贛疾馳入閩時賊據城而守以逸待勞我
師初至饑疲甚公度戰未可速則按兵毋動而步營
列柵塹谷清野調遣舟師密布海外賊進不得食而
遁不得出固已困矣及譚公蒞鎮諸道兵畢集乃會
戚劉二將軍兵分道並進賊饑困倉皇盡陷塹中殲
之初公未至莆人謂公必迫城決戰以幸一勝及公
故為持久衆論囂然至為飛語聞於都下公意氣自
如也制府在道聞而是之甲子倭寇二萬海賊吳平
船百餘山寇藍松三等滿惠潮間陳紹祿掠延平梁
道輝抄汀州伍端葉丹樓亦各聚衆萬餘尤慄悍善
戰公單騎入紹祿營諭而杖之責使驅道輝歸峒出
汀斬之遂會兵進討斬余大春李春文劉萬清蘇阿
普溫七款藍松三葉丹樓遣伍端殺倭自贖凡得千
三百四十惟吳平揚帆海上以遁時廣中舟師未集
而閩師快於速戰竟不得平公坐論免丙寅制府自
湖吳公白於朝請留公討河源翁源崗賊二崗皆絕
壁峭嶺不可步騎公分處裨將密授機宜進兵仰攻

斬亞元於雲溪擒廷鳳於東峒殺永清於碓斫山乘
勝進擊五峒焚其巢賊遁追及白沙塘擒元潔諸小
峒未下者傳檄縛其酋以獻二縣平隆慶丁卯惠州
賊王西喬糾眾與李元立等合黨四千執府佐殺百
戶公督裨將魏宗瀚移兵淡水凡三戰斬元立殺永
清生縛西喬惠州定吳公上其功詔進公都督同知
佩征蠻將軍印使征古田己巳海賊曾一本犯廣州
覆軍殺將詔公以所佩印先平曾賊公始建洗海之
策議船與兵異論紛沓久之卒從公議乃得與閩廣
將校南征於是銅山柘林連澳之戰一月三捷首惡
授首俘四百餘進右都督辛未去五羊經理古田古
田桂林屬邑也自弘治間為猺獞所據出入省會襲
殺將吏無敢問公建議討之調兵十萬督七將軍三
十八校分道進勦凡三月俘獲七千四百六十六復
其縣處其民而還以功授世襲指揮同知進南京右
軍都督府僉書尋改鎮守福建總兵以不候代免公
至是年踰七十矣朝議猶幸公之矍鑠可用也召為
後軍都督府僉書時京師雖置車營而其制久廢以
安銀堡之已事屬公提督設法教閱公因舊制而酌
損之大而不重輕而不虛進退縱橫涉險渡水無往

不宜陣列十千營分奇偶進攻退守各有成法京營
遵之推之宣大山陝諸邊車制今具有司丙子加都
督同知戊寅以老疾乞歸者三賜致仕己卯歸至家
以其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壽七十七訃聞 上遣奠
六壇贈左都督命有司營葬事公四為參戎七為總
戎皆將別將一入坐府一督京營得入直預朝議腰
玉者三印新鑄者九其所佩者特旨故非勲臣不得
佩者也領敕十五道制敕一道歷官四十餘年大小
百十餘戰得功三萬五千餘級曾祖齊祖廣父原瓚
贈皆都督曾祖妣何氏祖妣黃氏妣楊氏贈皆夫人

配陳氏封夫人子男三公性寬大而有容謙遜而不
伐起家儒者以至大將誦法聖賢慎戰好謀非欲以
智名勇功斬首捕虜聞也臨敵制勝算無遺策什圍
伍功計必萬全閱歷日深功名愈盛此處有警方以
公請彼處有急復乞其留然或因以成事者公不必
已出也或因以赦罪者公不屑自明也治軍行師紀
律嚴明苦樂與共人畏而愛是時尺籍為虛兵無素
練一經鼓舞皆成精強公初入莆駐兵平海迫賊而
營與賊相持山無竹木而興泉二郡供給不至仰糧
於海而運亦絕兵中脫巾告饑者二日公令毀燼屋

為營採野麥而食衆心以定甫人以為怨公第仰歎
曰自吾為將三十年未嘗擾人一草一木豈今日種
孽父母之邦哉輕財樂施周貧恤親故人賓客隨力
濟助情意浹洽童時侍父濠市見人病涉跪言兒必
復梁斯橋父曰兒毋忘及其以事過家首捐俸金五
百竟踐夙願往來德之立碑道左以志永久諸如此
類多矣所著書有正氣堂集及伍法劍經射法戰車
續五經總要百餘卷皆傳於世讀公集者知公之學
莫非兵而其論兵莫非易也

征蠻將軍都督俞公大猷功行紀

俞氏之先出自鳳陽霍丘始祖敏從 高皇帝驅馳

天下四十載始為百戶於泉歷五世六襲而大宗絕
今贈都督僉事原瓚其支之曾孫也念先世勲庸不
忍殞謝竭貨忍苦四如京師而俞氏之勲賴以復世
今征蠻將軍都督大猷公者其子也公生而穎異個
儻甫髫鬣時出語輒欲推倒一時洞視千古以豪傑
自命人或說人則艷然作於詞氣以為舉世皆縮蓄
柔蔓無復烈丈夫之風家酷貧日不再爨太夫人楊
氏刺髮網未就公誦讀不輟就乃鬻米以歸益剋志
攻舉子業時泉中名師一臞王先生宣雲衢林先生

福虛舟趙先生本學俱博愛方正受易於蔡虛齋先生者也王先生常即易以論古今治亂興衰之跡林先生常即易以明心性仁義之奧趙先生常即易以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公皆師之而其默契神會尤能總統融貫於三師之意而闡之所未論愛松公薨襲其官始學騎射指能知簇輒命中從李良欽擊荆楚長劍法既得良欽故批公手公還與鬪良欽釋劍謝曰公異日劍術天下無敵者公既盡劍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為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有五體雖將百萬兵可使合為一人也嘉靖乙未會舉第五陞正千戶視篆金門金門囂松難治公既至導以孝讓申以詩書民有訟者虛心聽之不入束矢各得其平復以朔望聚民於鄉約所申白其是非與眾共之在全門五年人無以訟聞於司府司府亦不聞發一牒於金門勾攝某人也丙申大饑殍死相望有司發賑縣官多議審戶則里胥墨冒施不當餓盡召赴州郭則離鄉舍次不可旦夕得食死者轉眾矣公所領賑同安東偏也速出教令民各按其鄉每詣一鄉令民數地而坐公徧行坐間審其為餓者也以藥識其額就授以粟使得受穀於官蓋三日之內凡骨立色菜無

不得穀者又得以其數日之糧資買販興藝作而自食其力其瘠憊者亦得以其粟資於有力者給賑以歸其尤急者得以片紙貸升合之粟於鄉隣蓋所活者萬餘人其秋有司發兵捕官澳盜顧擾民公率兵欲往止之率與遇而兩發及以鬪公亟令我兵坐彼兵乃不鬪竟治其兵長無敢擾民者時閩廣海寇乘風遊劫上書僉憲伍山論其事陳呵之曰若武人何以書為杖之奪其篆金門人流涕為作生祠其秀士從公授易者追隨至郡中其丁壯習劍法者給役其家不肯去矣卯虜寇三晉張甚詔選天下負將材者御史南湖徐公宗魯集諸司博選武臣無敢應者公獨整冠扶帶趨蹌而前慷慨而言曰臺下奉明詔選邊帥無逾於俞大猷者大猷於九邊形勢虛實無所不知古今兵法韜畧無所不究朝廷大用之大効小用之小効計可以塞明詔矣御史心竒之迺盡鬻其家游京師公夫人陳氏內理絲絰公弟志弼外治生事以奉大夫人於家意甚愉也公至京師主於中丞集齋丘公養浩者久之丘公嘆曰光霽之懷敏練之識社稷之器也上書於兵部尚書東塘毛公侍郎聯峯翟公其大意謂今虜所以匪茹者以自

大宗北

伐後未嘗以大陣勝之也今欲以節制之師為一大陣以破之則莫若辨馬步以定戰勝之長技教技藝以倡邊方之勇敢重正兵以備虜馬之衝突書入召入對公取其素號強兵者而折其為弱指其素稱堅營者而指其為虛不卑意毀見以求任也翟公嘆曰南人乃諳戰陣勇士復識詩書吾不當以武弁目之大驚一軍然終不以國家大計決於一策士之口矣乃以公奉教守汀漳駐武平公治武平如治金門也作讀易軒與博士弟子為文會日教士擊劍聞於四方林箐盤結逋寇一旦悉平至今武平人最號精悍

賊不敢邇而士人猶能傳公易會海寇作公發海舟大破之盡奪其器械俘斬三百人自賊行海上未嘗有此挫衄也督府秋崖朱公東崖虞公侍御和菴趙公交章奏公可將遂以公為廣東都司武平人思而祠焉時新興恩平之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督府約菴歐陽公必進移檄曰當此盤錯正見才識若復委諸有司終歸畫餅俞大猷懋闡才猷盡心所事開誠撫諭終當有成耳公躬到界中以徭賊化外之人也治之宜緩浪賊治地之民也治之宜急單騎持糗遍詣村陌以保甲聯民教以戰陣令民得自為戰守

且言於督府以為保妻子顧身家之念雖盜賊亦有之苟治之有道信以致其來威以制其畔旬月之間可使為編民也復遍詣諸峒以數人從峒賊張刃出迎公諭以禍福且教之擊劍術勁捷變化如神峒人所異也有蘇青蛇者能手格猛獸為峒賊所推公至其門乃出迎公集諸酋諭之曰蘇青蛇久橫界中使若輩喪其生人之樂而且罹鋒鏑之患若與蘇青蛇雖不愛其身柰妻子何眾皆泣曰惟公命因目其酋梁伯清出袖中牒授之令之他所發焉蓋以眾授伯清也由是伯清稍稍目諸酋散去公因令青蛇前行至墟市數其罪殺之懸其首旅函獻督府明日詣何老貓峒令盡歸良民田數十頃適有云賊在某村劫民者公立命數兵往殺之持數賊首而還巨魁數輩俱以次伏罪自願就戮乃緩其新附開誠示情與民更始教敦睦課農桑勞來不怠良民不畏賊新民不畏兵而二邑平矣迨浙福督府朱公統以福建海寇張甚奏公遷福建都司而歐陽公以兩邑命懸於公不可其去竟奏留公及安南入寇欽廉甚急又謂非別將所勝也使耆輒公行新恩人遮道留者數千父老皓髮皤鬚奪公輿肩之以歸數日不得發曰且

留公數日亦遣我數日之安耳公畏督府命單騎夜半從間道去民間之悲號如失怙恃焉先是安南巨賊范子儀欲篡其幼主莫宏漢之位乃教莫登庸別子莫正中走欽州控於天朝云宏漢已為其民阮敬所弒奪其位矣詔撫臣覈實以聞久不報范子流范子儀乃偽置官封擁眾三萬戮官破縣以匡復莫正中為辭時諸司已議選募陸兵公獨以為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我專備於陸賊舟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逸在彼而勞在我非計也宜多集海舟擊之便歐陽公曰事無大小悉以委君矣公馳至廉州則賊具臨衝梁厲晝夜攻城而當事諸公委其事於俞將軍以去者數人矣公曰今兵未集且當有以緩之遣帳下陳子萃王仕擢奉檄馳入賊營呼云我天朝欽命俞大將遣我齎諭書諭汝國人若子儀悔禍偕我詣軍門乞降便不加兵盡赦爾數萬人命且為爾處分不者大兵壓境無噍類矣賊懼是夕散去五月公所調舟師至伏於冠頭嶺賊以我久無兵復率眾犯欽州白勒公以舟師遮賊之後盡奪其舟雖斬獲寡溺水餓死者眾矣七月復入寇公率水陸師追至永安萬寧連日與戰大破之擒范子

流斬俘千二百人獨范子儀走安南公追至海東雲
叱移檄責莫宏漢捕之玉其首以獻莫宏漢與其臣
阮敬躬詣鎮南關聽天朝指揮舞蹈而退交州大定
初公出師時廉州守出勞公曰即如將軍計當以何
日竣事公笑曰後四十日當復與公相見於此耳及
是果然是役也不多費貲糧久弊士馬而匡夷尊夏
功足多焉捷聞嚴公不悅降內批責諸臣防禦無狀
今日之功差足掩過俞大猷有功無罪坐賞白金五
十兩初嚴公以其孫効忠為寄於歐陽公希封賞也
歐陽公不與故公功雖中律不得侯焉值黎反公率
大兵平之一戰而定公上書督府云黎民亦人也率
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哉宜行善從策建城
郭設墟市稍因漢夷人俗雜治之可使數十年無反
督府善其策公單車入峒坂中與黎人約法黎人爭
持牛酒勞公圖公像佛祠中呼公為俞佛而禱焉歐
陽公請於朝以公為海南右參將從公處黎之議也
壬子東倭入寇陷城池壞村鎮去還莫誰何千里蕭
然朝命以思質王公忬督浙福以公左參戎浙江王
公遣使者從瓊速公公即圖上方畧謂攻賊長技當
以福建樓船破之則蠃蚘之醜不足平而蒼沙諸船

非足恃也王公善之大調福建舟師分布諸島澳公至溫遂入海擊之斬俘數千徽人王直者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貿易公然為逋逃主時假官兵殺賊請賞公以賊直不殺終為大患發兵擊之賊矢石俱盡而颶風大作我舟幾覆賊因走日本定海故倭人入貢關也故定海最為賊衝自公至賊無敢邇關軍屯秋毫無犯公又廉靖不擾士民弦誦耕織如故浙東西底寧民甚德公獨松江柘林賊盈二萬連年不可討乙卯詔陞公南直隸副總兵官民請以衣冠留者數十襲竟不可却則相與謀立祠祀公遂往提督金山甫至數日兵不滿三百總督尚書張公經檄公出戰公不赴張公大怒公曰某可殺豈可使擊不勝哉乃整擗河船四傍遮板藏蔽兵櫓周行河湖迎賊之來尾賊之去初張公計柘林之賊必得勝兵三萬乃有以破之會朝廷遣侍郎趙文華監其軍文華嚴氏義兒也要張白金二萬不得乃益批格張所為狼兵八千甫至趙即欲張公擊之張公召公謀曰今永保二萬之兵旦夕且至柰何以欲速壞大計哉趙怒遂搆張通倭以聞數日賊出狼兵邀擊之不利賊至嘉興保兵擊之又不利張公與公馳入蘇州催永兵

以公將之迎至平望大破之保兵由嘉興戰而北永
兵由平望戰而南斬三千餘級趙乃揭於朝以賊為
浙中投毒死也張公之功竟為所掩而置之戮悲哉
五月賊由崑山入姑蘇屯於六全壩公將河船布伏
於沙河中賊抬船渡壩將盡濟乃麾兵擊之斬首千
餘而柘林之賊遂空矣初公論柘林用兵十難人持
以示國國徐公嚴公怪公之不以關白已而以關白
徐公也噉之八月張公論死督府諸公人人自危賊
來如飛蓬紛絮在在而是東撲西熾水陸戰敗爭以
其罪委公廟堂諸公曰俞帥一身豈能在海復在陸

哉嚴公欲遣中校逮公諸公謂嚴公曰俞帥自為將
所將兵俱漳人漳人受其拊循久矣今遽召之漳人
必有不安之心不如先散漳人而後可收俞帥也嚴
公乃止公坐落職奪其祖官而東南之禍日亟上
怒曰南北兩欺不可怠視本官若不知者於是命內
外公卿大臣臺諫雜議長策以聞章疏數十上
咸言東南之禍非公無以已之者丙辰五月以公鎮
守浙直總兵官與賊戰於吳松江口營前沙茶山連
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直平獨舟山之賊積歲不能
誅九月移軍定海滅之浙又平進署都督僉事丁巳

海工無警五月進署都督同知大都東南殺賊無慮
數萬籍樓船為多耳公嘗言海戰無法祇在知風
候齊號令以大勝小以多勝寡耳公往擊王直大風
遽作我舟幾覆賊舟負山顧無事余從公過普陀出
大洋追賊及之風遽作公引舟去幾入於礁賴月明
須臾得避礁夜泊大洋中如衝抖簸踢書曹俱反逆
眩亂不可起獨公在舟中指使余能戲謔飲食耳又
公行馬蹟風作公急斷絛船不覆他舟解絛則覆又
公在列港舟幾覆乃以刀斷桅得不覆僅籍他小舟
以濟則海上颺忽尤與江濤不類蓋亦危哉時天

子必欲得直督府梅林胡公宗憲以趙之議欲遣辨
士蔣洲陳其可願之其國誘之來副總兵盧公鐘揭
陳靜倭之策謂宜與通市兵部郎中荆川唐公順之
為之請於朝云鐘老將也其策可用獨公奮議以
太祖太宗知倭奴健悍終為後患故深拒其貢獻
嚴其通船將以廢其水道耳方今來寇是通之之罪
非絕之之過也今誠大治戰艦賊來則擊賊去則追
又來又擊又去又追行之數年可復治安之舊若復
與之通市東南之禍無已期矣且倭人僅一刀一扇
無他產非若東南諸島直臘爪哇猶有椒木奇貨可

資中國用也。祖宗絕之不得，恐復開之乎？王直在海島，則能以繒物誘倭之來；在彼國，則一逋逃之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王直誅不誅也。置之度外，最為得策。若誘之使來聽其互市，是為國家生事矣。後必悔之。若宣諭其國王，則祖宗以來有故事，亦或可行。胡公卒，遣人誘之來，則要中國為市，且言入貢也。胡公自松江召盧帥入海洋，誘之而令俞帥盛陳兵威，直舟入，公欲出擊之。胡公檄公曰：「敢與盧帥爭功，俞帥論死，盧公竟誘賊直入見。則天子必欲殺直矣。不殺直，則違明詔；殺直，則失信倭人。」胡公恚曰：「吾

為俞帥所笑矣。有旨必欲盡殲來者，倭人怒曰：「吾非若若為賊者，招我來許我為市，又以我貢也，竟不許我而又殺我耶？」天朝詔令何以信遠哉！遂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戰，而我師之氣老矣。夜乘小舟走閩中，會有云：「樊御史將論胡公者，胡公懼，遂論公違節制，窮追有旨，召公赴詔獄，聞命之日，囊不滿百金，妻子客於明州，僕如也。」二華譚公為公恤之士，民軍校工旅奔走，喧問如何於市，陌庠路村落海嶠之間，嗟嘆之聲相聞。士大夫富人爭致餽贈，至都下，盈數千金。陸武惠公炳陰出千金為助，五鼓抵嚴府中，叩闥而

入閣人曰太尉詣何早耶太師侍郎當所正睡非內
旨無敢傳告者太尉宜歸且復來耳太尉曰吾數夜
不睡矣吾齋宿焚香既卜且筮謂今早見太師侍郎
必允所請也閣人入者久之侍郎乃出搔睫欠伸而
言曰姻長來何早耶吾方睡耳太尉曰炳不睡數日
矣齋宿焚香既卜且筮謂今早見太師侍郎必允所
請也侍郎曰為誰太尉曰為俞帥耳侍郎曰公何黨
俞帥哉俞帥徒負空名違制無功輕篋政府厚交徐
武英而不及愚父子何也太尉曰俞帥知誤矣始白
徐武英以武英松人告以松事耳今自知獲譴太師

不可解故陰有致於炳炳敢請於太師侍郎以為炳
德也時太尉典法司權既重 上信之嚴氏亦樂之
與已同污也心已許及太師出則語太尉如侍郎語
太尉告太師亦如告侍郎者太師亦悅太尉出疾呼
俞帥人去謁侍郎侍郎亦令俞帥人往謝太尉太尉
明晨復馳入太師府中數十頓首而起嚴氏父子為
之動容刑部尚書淡泉鄭公侍郎方厓趙公為公穆
卜左都御史崦山周公見公入遊正堂出教云有敢
索將官金錢者配公囚首跣足立獄門外臺中諸公
羣來唁之且云公之功高 明主所知必從寬貸即

有不測我臺官當不畏誅譴為 上言之武英公為國惜體其獨為運用密勿人不及知者亦不使人之聞之也公上疏自明不一語干胡公胡公深悔且致書於嚴公為其乞貸其疏畧曰軍門胡宗憲奏臣不追前賊故違節制奉旨逮問軍門行臣陸路催督參將劉顯等截殺水路催督參將張四維等兵船勦殺祇令臣境內催督不曾責臣親自越境窮追也既而今副使譚綸會撥船隻預給米銀交委張四維計料要地埋伏大木坑俟其遁去截追則是窮追之責又已明屬之張四維矣臣於軍門節制未嘗敢違也痛思臣自百戶起家歷至今官與賊接刃於山林岬絕之區大海汪洋波濤洶躍之際濱死復甦何啻數十衝鋒擒斬夷賊之功見之章報者盈萬數臣復思世受國恩發身武科惟有報國救民之至願非但刻志勤平東南之殘寇期効尺寸破滅北虜以慰 聖心實臣夙志軍門為御史時薦臣疏二及為軍門薦臣疏五去歲為懲前慮後等事該科道總督撫按薦臣疏十餘皆目覩臣之素志者也伏望 皇上憐臣平日血戰功多察臣從何故違節制准臣自贖發臣北邊立功庶捐犬馬之軀圖報 聖恩於萬一臣無任

激切籲天哀懇之至 天子覽而憫焉下其奏會得
封未及上拘幽且再閱月矣解印符之重謝衮王之
美偃息獄牀晨夕安寢無吁懟之聲其與思質王公
忤武河湯公克寬寒松鄧公城同繫皆宿昔所稔其
事者也相與賦詩講理慷慨如平時及詔釋公公謂
諸公曰人生聚散各有天也况死生貴賤哉迺東出
薊門西入雲中談天下事於諸公卿之前猶運之掌
也總督同野李公聞公至輟兵書以候公來出迎公
抵掌曰微胡公之論吾豈得與公復相見於此哉晨
夕歡議其契無論公卓出新見制兵車營獨木為輪
以人推挽可以上下山塹指揮如意而無壅滯之患
強弩神銃擊堅及遠箠第龍盾而虜之弓矢不能及
也蓋以馬隆之戰車兼李陵之步卒而參以衛青之
縱騎最謂備算後有作者弗能易也曾以其車百輛
步騎三千挫虜十餘萬衆於安銀堡虜救死扶傷追
奔逐北數百里自入寇以來未有此歟同野公以其
制請於朝置兵車營蓋自公始也時在位者固不喜
公公亦不欲以已長技奪邊將即佩一年之閒章疏
賢公者二十上帶川劉公以福建急則請之福建夔
峯黃公以湖廣急則請之湖廣鎮筵參將之命又下

矣諸苗皆承昔時調遣從公征伐者也聞公至皆相戒不敢動歲辛酉廣東叛民張璉聚眾數萬人攻陷江閩諸州縣潛名張官朝廷出師二十萬往討之分道並進朝議以公威望素著於閩廣誠一任之如郭子儀之於吐蕃耳詔以公為南贛參將胡公移公檄曰賊棄巢突出自投死地諸將速出兵擊之公召諸將謂之曰賊雖出巢其妻子財寶在焉豈棄巢去哉我若以師追之必悉眾自救大兵乘之如壓卵耳柰何以數萬之師從一夫浪走哉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致鹿而還還則碎於熊明矣時諸道兵皆未集四月十九日公疾引兵萬五千人先登柘嵩嶺俯瞰璉巢如高屋建瓴諸巢作伏皆可知知之賊果歸保巢公連破之斬俘千餘級賊懼公遣陳其可說其黨曰朝廷購張璉賞萬金爵萬戶若何不早日擇福欲從璉就齿磔耶俞將軍威震天下信堅金石錄人之功忘人之過可不乘此時執璉自贖哉若涕泣詣壁門自訴公稍賞慰之則相與說璉出率賊與官兵格戰從其陣後執之其黨有欲市勞於兩廣軍門者疾馳報之兩廣人發兵扶之而去人有告公發兵爭之者公曰賊惡其不滅何必功歸於已

五月十四日也念菴羅公有詩曰暗投奇計無堅壘
早縛名酋却讓功時人以為詩史翌日班師不復殺
一人以示恩信於賊今饒人已構祠祀公矣遂乘勝
誅林朝曦殺千二百人而還諸巢帖然 上悅賜白
金陞副總兵官賜璽書加節鉞以公總制江湖閩廣
四道兵馬加祖官一級公以五嶺之閒林箐蒙密藏
奸伏慝後終為患莫若衆建縣治使縣官之政治常
有餘而奸雄之伏藏常不足方可百年無事今議行
於朝設平遠一縣矣今其議盡行則嶺表戍兵雖盡
徹可也其年嚴公罷相世蕃戍雷州胡公兩被逮公
發書唁之聞其訃也悲哀數日且云胡公功勳在東
南 主上所念也縱對簿必從末減又安知不如漢
宣帝赦蕭望之故事乃遽至是豈不痛哉壬戌閩中
山海寇無慮數十萬督府游公震得請以公控制全
閩江廣湖數道兵馬命未至而興化城陷事聞 上
怒督府諸司青戰益急都司歐陽深戰於崎嶇死焉
癸亥正月公自贛晝夜兼程馳至平海駐軍秀山都
督劉公駐明山距賊營三四里都督戚公提浙兵未
至公度未可戰星布兵營畫地鑿溝東西通海列柵
其上賊屢挑戰公按兵不動移檄速戚公兵作滅倭

議其畧曰今賊且萬餘人殊死鬪官兵之數僅僅相當約日列陣以合戰勝負之形猶相半也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萬一受挫東南之禍何日而已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縱有突遁悉山明山二營之兵又截之於前可使無子遺矣且速戰賊之利也賊得一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遲戰我之利也兵日益多守日益固賊日益困矣敵以戰為守我以守為攻攻守之機微乎微乎至於無形會新督府二華譚公至得議甚喜且移書於公曰萬勿速戰以四月十九日抵師明日以三將軍分道並進滅之賊騎馬躍走盡陷溝中無一漏時閩中諸公責戰急至以逗遛語於朝公不為動平海山無竹木營材不辦公命毀殘屋為營興泉二郡既無以供軍仰糧運數日不至公令軍採麥食之興化人多怨公公曰吾為將三十年不擾民一草一木今乃種孽於父母之邦耶捷書入譚公進副都御史戚公進都督同知劉公加秩公賞金幣而已譚公貽公書云論功疏未行而前捷疏已覆公止受金幣之賚而已大抵世人知公者少至於真知公則惟綸乃不為衆楚所咻然又不能

為重今綸向人又有說矣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蓋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惟公幸甚自愛此點精誠想不以老而衰因時而變也時潮州倭寇二萬與吳平相為犄角久橫界中積五六歲而閩中新倭繹錯南下天子憫恤東南屢敕江廣閩三鎮撫臣偕公平之詔公移鎮其地天語峻切而諸峒山寇盡松三余大春李春文劉萬清蘇向普各擁眾數千劫捉縣令陳紹祿劫延平梁道輝劫汀州伍端溫七葉丹樓有眾萬餘尤輕剽善戰時出劫數百里外燬村破堡迄無寧日惠潮之間幾無民矣五月公自泉中遣把總洪道謙持節鉞往督陳紹祿歸峒令無得復擾民公至上杭遂單騎入紹祿營中稍責諭之紹祿匍伏願受鞭杖杖之遂統以行令驅梁道輝歸峒過汀其黨遂散乃令鄉民殺之陳紹祿歸其黨亦散僉憲徐鏡湖殺之八月公至惠州時督府百川張公臬方聚兵討伍端別將與戰不勝乃詐言為俞家軍伍端大懼馳出陣前驅諸酋以歸公果至乃遣人乞降公遣王鸞

俞尚志許之遂俘賊首溫等七人以出故有府幕某為伍端所執在繫纏久遽具僕從騎衛奉之以歸而不留公所遣去者一人公乃遣翁思悔俞尚志持節鉞將伍端兵二千人由惠來往潮殺賊自贖不取人一蔬一果途有言公將誘之潮以坑之者伍端遽白二將斬之至鄒塘夜斬倭數十人十二月公由河源程鄉往潮蓋松三葉卅樓俱以次款之乃遣人誘吳平吳平率眾來謁公單騎往見之平見公涕泣願以身投於公其諸酋長尚多不甚聽平故平不能自決然猶為公殺倭百餘級而吳平遂與倭人絕平故梅嶺人也公使居其地遂請於督府自潮吳公桂芳曰閩中浙兵二萬與賊戰則遁入潮今潮兵驅賊益急則賊入益深益深則益鬪非若達賊之以出邊為生路山賊之以歸巢為生路也將安所遁哉誠當大集精兵使其片甲不返乃有成功若兵力皆窳不能取勝又令遁去遷曠日久糜費愈多數年之潮事然也可復蹈之乎吳公然之遂調漳兵二萬賊分駐泃水蘆清相為犄角欲專攻泃水又慮蘆清賊出兵之後公乃為一陣以當蘆清益嚴軍令進攻泃水賊閉門乃引兵佯却誘賊出巢擊之賊走復入兵追擊之斬

首一千四百蘆清賊懼窮日夜行二百里走至九龍山公既有狼兵堵其前自率參將湯克寬王詔追及大破之擒斬千三百餘級捷聞得賜金先是潮州海兵以糧不給叛擾廣州城外為燼廣州非公所轄地吳公請於朝以公平之公謂吳公曰今賊在海中若露其攻之之形彼有揚蓬以去耳大海汪洋難再反矣且當款之控縱有漸未可以旬日必也乃厚集舟師多行間牒以疑賊之詞者已而俱不然衆益信不為備分財而競公偵得之遂麾諸海舟兵乘夜擊之無一脫者吳公喜曰何其成功於計事之初不爽也時廣中經用益竭不足以供軍公部下盡散去不百人留公每嘆曰虎無爪牙與常獸等耳吳平不戢詔必欲得之公移書於福建督府汪公總戎戚公曰吳平必誅之寇當時款處以潮倭數萬姑分其勢耳閩中水陸之兵頃刻可至而廣無一兵一船何以禦之須三月之後廣兵船俱集彼此合勢盡焚其巢穴令獨坐窮山公攻而南僕攻而北成擒必矣若其機先洩使得由海而遁則未可圖也賊遁廣中舟兵久不至竟不得平為御史所論坐免官歸時吳公方請於朝以十萬之師興二源之役分兵五道各以臬憲統

之而屬公總其軍公聞罷即徹油幢歸將印於吳公
吳公患之乃屬諸司勉留使相屬於道且抗言於朝
曰六月間俞大猷自請不費斗糧但假以半載生縛
平賊乃閩師果於一戰以得賊而閩人方以往歲招
平為大猷罪故大猷亦隨衆傅咻而已前歲叛卒若
不為計款之而但與角力於大海茫洋之間則叛卒
至今存也今兩者會勦平賊廣費五六萬閩復倍之
令大猷計行何至費此大抵士之當事有所行出於
人情之所共駭而實有濟於地方之重計要在臻其
成而後人翕然信之其不成則人以為罪而當事者
亦無以自解俞大猷之所以蒙重詬者其以是歟芳
林壑之想旦夕惟勤非故為將官飾罪以自持固特
念與人共事知其實非推避退却而不以遠是不忠
也廟廊諸公多然之者二源諸山環哀千里懸峭嶮
巖賊據峒圍奪如蜂房水窩互相脅齒介三郡六縣
之間李亞元擁據雲溪環巢皆河環河皆竹竹內為
柵柵內為時聚眾萬餘尤稱勁悍君服諸巢偽置官
封三郡之兵環視數年而莫何聞大兵且至多謀出
劫者公曰當誘而聚之乃遣王鸞盛駒從充徧禪入
統東賊人王鸞素機敏善挑弄賊得鸞遂自喜他巢

聞之爭投附焉蓋萬七千人公日發兵擊諸巢之不
下者所誅殺千餘人賊據碓砍碓砍山如笋立突坑
百仞鳥道如線構樓懸石數夫守之可以俯制萬眾
也公遣遊擊將軍魏宗瀚往擊之遊擊多選鳥銃大
矢為前鋒麾把總王可興從其山後以進遂焚其巢
賊多壓崖死者俘賊將李爵李賊姪也縛歸李賊且
讓之曰既輸誠降附柰何又潛入他巢為盜耶亞元
益感信公乃令賊出數人為嚮導引兵以誅李明率
諸兵過李亞元巢前去雲溪里許若將向李明者公
自引兵由溪西以入其途陟仄賊不虞我兵之由之
也忽見兵至錯愕欲出鬪王鸞給之曰此必移師誅
李明左路耳乃出牛酒勞兵須臾諸兵悉集巢下圍
之數匝巢固不可破公乃斬其不用命者以徇懸賞
金三千把總黃處林喬鉞遂總兵殺數賊中軍陳其
可鼓之益力銃礮雨下伐竹拔柵以藤牌遮矢石四
面仰攻而進烈燄漲天賊燒死無數斬俘四千餘級
生擒李亞元王鸞竟與一賊首偕出公乃賞先登酬
死間因乘滅雲溪之威發兵擊東峒賊率眾下鬪如
高山轉石我兵競仰戰拾級連步而上蟻附至山巔
銃矢雨下遂獲鄧廷鳳等斬二千餘級初公之擊東

峒也令上杭兵殿後上杭兵皆公昔所撫賊人頗難
馭以東峒形險非彼莫敢先登者故遲遲不即發不
知公故欲其遲遲使無功以愧之也及是甫伏自請
擊黎永元以贖憤氣如沸乃以把總翁思誨將之公
意叢簿中有伏先期遣人往覘之黎永元果率千人
伏焉而以五百人出康道誘我師覘者以告翁思誨
白諸遊擊總兵擊其後黎永元率驍賊與我兵力戰
稍却翁思誨出陣前督兵疾戰遂殺黎永元入其巢
盡殲之五月進攻伍元吉於五峒伍峒連絡險崎公
令把總林友李君素發兵擊之賊勢方張郡邑騷動
林友李君素執銳前驅身率士卒戰而犇之火矢煽
亂盡焚其巢窮追至白沙塘遂擒伍元吉斬賊千餘
級其諸小巢公昔各令人統束之者徧移檄令縛其
酋長以獻諸峒悉平吳公上公功於朝曰俞大猷行
師以律算計如神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
先手翦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划平真充國
厚重之風方叔元老之猷宜復其兵權當有偉効制
曰是余謂是役也東諸巢如圈猛虎戰高山如履平
地名酋悉執旁近不驚將軍之功信足偉矣吳公首
定兵謀厚任將軍兼統五路權不多分機無遥制克

咸厥功固其所也迨乎朝議異同乃獨抗言正論以
為將軍可以將別將別將不能將將軍則知人善任
上將之道介臣之斷斷者也尤其難哉時王西喬糾
眾二千執郭同知殺百戶御史以聞詔殺之王西喬
乃與李元立併眾四千掠東莞之北以賴時清眾二
千掠東莞之南御史小川王公謀公殲之公曰今兵
已老當再調其壯者兵集乃進駐淡水扼賊歸路且
便糧餉也遂一戰而殺李元立再戰而殺賴時清三
戰而生縛王西喬四戰而盡王之黨賴李殘黨盡降
乞為農民一方以寧吳公以廣西徭撞錯良民以居
數作亂自弘治間陷古田縣殺總兵參政近復越會
城為劫者二非有威風知大體者弗克勝乃奏公鎮
守其地給事中歐陽公一敬復以梧鎮大帥佩將軍
印綬皆世勲之胄不閑夷情上疏除其任朝廷乃以
征蠻將軍印綬屬公佩之領敕十五道制敕一道行
當大布威惠懷格蠻方以恢宏聖化未有既也公每
未事之先必周萬全之算既事之後每垂悠久之慮
其計萬全底成績則古之名將蓋多有之其垂悠久
之慮以戡亂興治則其用心非儒者不能也公儒者
也於安南瓊黎東倭北虜三苗五嶺皆有善後之策

可百世因之蓋得易先康後康之意文正之所以治
蠱者也所謂立馬讀易者信哉直截易簡灑樂快闊
不為町畦畔岸卑已而尊人有容而善恐視死生若
寄興替若環橫逆不能干憂患不能入也輕財利好
施與重忠信篤親親功則稱人罪則稱己寧人負己
無己負人力以忠孝自任有雄成明作之心而絕無
所弛解慢之容歷官三十年祿賜之入盡付其弟不
一問焉近分產業不加厚其子諄諄數千言以明俞
氏之宗完心公而慮事詳矣曩赴詔獄史玉陽以數
百金來唁聞其友鄧君城亦被逮命守者藏以遺之
此其大者蓋公所以就大業之本也其他嘉言善行
豈易悉述哉今天下人人知公之所為矣而猶未知
其所以為則以公特異於今之為將者耳今撮其大
者表而出之俟論世者考焉

榮祿大夫錦衣衛管衛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
知贈石都督從兄劔峯公鉦行狀 孫鑛

孫氏之顯自忠烈公忠烈公餘姚人諱燧父曰大使
公諱新祖曰處士公諱溥其上世則自睦州徙也初
徙者曰三司使公諱岳在後唐明宗時至忠烈公十
有七世矣忠烈公仕於弘治正德之間歷官右副都
御史巡撫江西會寧庶人反抗節不屈被害 肅皇
帝即位詔贈禮部尚書諡忠烈推及祖考考皆贈禮
部尚書妣皆贈夫人已又廢一子為錦衣衛千戶世
襲於是我伯考孝子公應詔至京師而孫氏遂著籍

錦衣衛矣忠烈公蓋三子長即孝子公諱堪武舉第一仕至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旌孝行次符卿公諱墀仕至高寶司卿次我考文恪公諱陞進士第一甲第二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恪皆別有傳志劔峯兄孝子公子也諱鉅字文鼎劔峯其號初孝子公娶潘夫人無子乃置側室宋徐二人久之竟無子忠烈夫人甚憂焉一日晨起詣忠烈府君神主前告曰大兒堪孝順兒也奈何不昇以一兒乎夜夫人遂夢忠烈公衣冠如平生從者持一盤盤中盛一兒傍攜一女曰吾為堪送兒子來此王柱兒是歲徐宋皆孕及免身宋生一男徐生一女故名兄曰鉅名姊曰鈺從夢兆也兄生而淳樸不為嬉戲在童年有成人之志弱冠以應襲補京衛武學弟子每試輒高等嘉靖三十一年舉會舉第九明年孝子公為都督僉事年七十二以忠烈夫人喪乞休南歸兄嗣職為錦衣千戶其秋中武舉第五遷署指揮同知而孝子公竟以不勝哀卒於錢塘之北關舟中矣今例列武階者有喪第服喪不得解職而兄痛已不得送親之終也甚悔恨願還鄉葬父因即乞郵典疏奏之天子憐其意准焉後二年天子採御

史議旌都督為孝子是歲兄至京師晉南鎮撫司管
事兄雖以武奮跡然不廢文業好讀書又雅喜為歌
詩時時招四方騷人墨客結為社友宴飲之間篇章
爛然其詩法陶孟有冲淡之味見者稱之以為即今
世之詞卿不能絕也嘉靖三十六年三殿災天子
大營宮室賜兄以巡督之敕明年大朝門成遷署指
揮使後二年內殿成遷署都指揮僉事其冬晉錦衣
衛管事後二年皇極殿成遷都指揮同知又後二年
奉旨提督街道其秋以平治道路功遷署都指揮使
莊皇帝改元奉敕提督巡捕提督巡捕者西司房

也衛中蓋有兩司房其都察諸不法者號東司房掌
衛事者領之權最重其次則西司房初西司房之缺
也資當及兄而後進者爭欲得之或媚事要人以求
撓越兄獨退然有以自守泊如也人聞以謂兄兄曰
才而遷不才而淹固其職耳終不一往謁會天子
明聖大臣守義竟用兄其春以裕府宿直勞遷後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管衛事提督巡捕如故其治以
不擾為務衛中政清隆慶三年以奏最遷都督同知
又三年而當今天子御極以奏最實授兄自以承
世爵之重權有失墜恭謹自守嘗曰夫爵非吾有是

祖宗之遺蔭也得保此爵以傳及子孫即為祖揚休
衍慶至無窮矣設奇樹譽非吾事也其素志如此故
其居官也循守矩度弗踰尺寸未嘗更一法造一事
即有所建立輒掩其跡惟恐以材能自著招人忌也
為人仁厚出於天性遇宗族故舊有恩窮迫者時時
周恤弗望其報人多德之者自兄晉實授都督同知
推恩褒及三世曾祖祖禮部尚書皆加贈榮祿大夫
妣皆加贈一品夫人考都督同知仍贈榮祿大夫二
妣加贈一品夫人於是兄泣曰嗚呼我祖考忠烈府
君矢忠殉國不顧一身之死功存王家而贈爵不至
一品及我考都督府君至一品矣而不得推及於先
豈非恨哉今予以非才承祖職無纖髮之勞沐茲殊
寵是天所以報忠烈府君之功欲有蓋其未足也敬
之哉無何以疾卒時萬曆元年八月十八日距生嘉
靖二年十一月九日得年五十一詔贈右都督賜祭
五壇命有司治葬所著有思則堂稿四卷行於世嗚
呼我兄立朝二十年餘奉法守職小心周密智不察
察而有持重之望從容侍衛之間竟以令名終是足
以嗣美於先人而庇賴其後矣即統侯之忠信富平
之善慎何以過哉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萬公表

墓志銘

澹園集

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至以文學飾勲名如杜預
韋孝寬者蓋間有之若夫鎔裁九流挈其要眇以修
身而繕性者古今未有也嘉靖中唐應德王汝中羅
達夫三先生者以理學名於時而聞鹿園萬公與之
相頡頏心竊異之退而考公之平生與其議論然後
知公殆方駕三先生而不啻過之非獨能不愧而已
公歿屬汝中為狀而應德銘之亡何應德亦歿迨今
四十有七年子達甫晤余京師命補應德之闕謂余

庶能知公也余則曷辭按狀公諱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世居定遠高廟起淮甸始祖國珍首率義兵歸之賜名斌克萬戶下滁和濠泗諸州縣授武畧將軍滁州守禦副千戶北伐改永平衛副千戶征沙漠力戰死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斌生鍾授龍驤衛副千戶奉命備倭寧波有功賜第因家焉以年勞詔授明威將軍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鍾生武無嗣弟文繼文生全全生禧禧生齡椿即公父也仁厚儒雅脫畧世故家貧以文史自娛斌迄齡椿七閱世而積德於公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

慷慨多大節相者竒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性孝友父早世母恭人王內訓斬斬每事規以義方公奉教唯謹居官畫出治事夜侍恭人盡啟以日所行事有一善恭人色喜公乃喜卒臥苫枕塊者三年齋閣中懸一小像晨昏出入必謁或他往亦奉以行至老長子孫未嘗忘蓼莪之痛也姊歸郡諸生張芳芳食貧恭人憂之公慰曰恭人生兒一人幸有女兒當甘苦共之每宦游奉母就祿家產所息盡以付姊從弟襄貧為授資娶室比卒撫兩孤兒教之相繼為諸生嘗十兆得佳地即以與弟曰使他日

大吾門也年十七嗣世職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晝
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
大丈夫當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俯首作求田問
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閱公卷以為奇置第
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
糧運晉視浙江閩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為漕運參將
者二漕運總兵挂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
僉書皆以宿望為當軸所推轂公歷漕卽久國計詘
羸河渠通塞 祖制及時弊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
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
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洗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
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
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
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
來漫漫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涸易盈沿
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
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
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
衛河一路隄防原備河衝入為漕害今二洪以下反
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

所謂以病為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為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以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為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鷗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雇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為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粳斛，若輕齎之美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版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治中且極陳本末，通融為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

田重農薄賦為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避
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
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
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
矢不為上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
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
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為勦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
周公玩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
催科敦迫相率去而為賊是趨之以助其勢也宜亟
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攜其黨兼下募兵
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減
千人也以校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眾賊寢衰乃即
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艘若干內地稍甦因
作海寇議所為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歛汪直
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
蔣洲張惟遠使為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
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
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
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為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
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

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之用而能突入者夫
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為大
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厪
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
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
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
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
為功而他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
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為其所傷乎古方製參
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葠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

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
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
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
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
變反而後用為嚮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
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
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
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同志是則深可憂耳
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
以目前為事何暇為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

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傅大都公
聞之日夜束裝為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
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已夫倭變作眾洶洶無
所出當事者恨不即引去公不難以身代之北虜內
訌則公林居日耳而一聞邊警未嘗不慨然義形於
色也聞一時事未嘗不精思其後也而卒未竟其用
以歿然公則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已公少嗜
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
鍊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
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

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顏
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
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
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意於其間也是故無
思無為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
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
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
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超
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
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手談性命而愧自於倫

物得無為跖者嗚耶為文敏給疎暢直寫胸臆所著
有學庸志畧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
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鹿亭詩抄濟
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於世公薄田
僅供饘粥諸為德於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故歷
官四十年家無餘財珩鉢蕭疎與野衲偕游見者不
知其為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
而逝是夕大星殞於庭光射數十丈云距生弘治戊
午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九嗟乎公晰里窮微
細入毫芒而臨陣出奇有賁育不可奪之氣指揮三

軍風走雷擊不可狎視而禪榻茶烟至與緇流共其
岑寂枯形灰心於物不留而裹屍殉國之志則至死
不能忘也跡而論之三先生若武不外究而公文不
內施總之其名理之精風槩之偉有足相發者杜元
凱云若道德則吾豈敢立功立言或庶幾焉公蓋加
元凱一等矣是可銘銘曰

維浙之西以海為池噴雲撼山萬怪千奇哲人崛起
濯纓其涓玄宗釋部是究是追褰裳歸儒孔孟我師
域中二大維虜與河豈無謀臣莫敢誰何紓公石畫
既富且多厥維鯨鯢東海弄波公遇蘇門擐甲揮戈

以一枝柏矢死靡他賊氣以折保此危城人曰壯哉
公心靡盈驅民予敵寇是用張何如收之以弱為強
奇謀一試海若安瀾誰實尸之公其濫觴文經武緯
乃施乃流演迤茫洋小大畢浮用止於斯公則何尤
文藏於家子衍厥澤可以此闕公所自得日月有丘
其下冥冥昭公無窮太史之銘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七終

